

世界十大戰爭

楊杰題



# 普法戰爭目次

普法戰爭之原因與兩國之兵備

戰前之普法兩國

普法戰况

洛林激戰

師丹與洛亞爾之苦戰

巴黎戰

巴黎開城與媾和條約

巴黎開城

媾和條約

768/1104

# 普法戰爭

普法戰爭之原因與兩國之兵備

一八七〇年，西班牙國內，大亂勃發，不可收拾，女王伊薩伯拉，棄國出奔，不知蹤跡，於是，同年七月四日，西班牙人，決迎普國霍亨索倫王室之雷普爾爲王，法人聞之，大爲動搖，深恐普國王室出而統治西班牙，於法必將大爲不利，蓋普魯士與西班牙，均歸同一王室，則無異曩昔查理十五世時代，其自然之勢，法國必有腹背受敵之虞故也，因此，法人如外交部長古拉猛爵士者，大爲痛心疾首，力言普國王室若爲西班牙王，則不特墜落法之國勢，而且有損法之國體，主張要求普王，命其王族，勿爲西班牙之國主，於是，其月之八日，法政府乃命法國駐普公使白勒德齊，晉謁普王威廉，要求勿令其族即西班牙王位，時普王威廉一世，適避暑葉姆斯，法國公使，復往葉姆斯，晉謁威廉，面呈法帝拿破崙之書翰，陳述上列之意旨，且希望勿傷普法兩國之和平，殊威廉嚴詞拒絕，竟謂：「霍亨索倫，吾輩之同宗也，以分言之，則爲族黨，以義言之，則爲君臣，今西班牙選之爲王，實一國之公事，決非一家之私事，吾輩焉有阻止之權。」法使無法，告辭而退，閱數日，又再晉謁，反復以法政府之意旨，面奏力請，威廉仍重述前言，謂：「非吾輩之所與聞。」始終固持其說，而不稍動。

雷普爾察知普王與法國聞之情形，自動辭退王位，法政府猶以爲未足，致書普國駐法公使，要求再由威廉致書拿破崙帝，保證今後決不令霍亨索倫家同族，登即西班牙王位，普相俾士麥，以法國來書，頗屬無禮

，壓擱手中，不予奏上，法國公使白勒德齊知之，以爲俾士麥從中阻格，一日，威廉適在別邸院中散步，法使遂親至其側，奏上法政府之希望，威廉不特不聽，且毅然決然謂之曰：「今後，關於此事，一概不與公使面談。」此實普法戰爭之根本原因也。

翌日，法國公使，將會見普王情形，報告法國政府後，法政府即命公使白勒德齊，迅速下旗歸國，白勒德齊奉到法國政府此項命令，即離普京，首途歸國，同時，普國駐法公使，亦遵普國政府之命，離巴黎而歸普國，於是，普法戰爭，從此開幕矣。

普法兩國開戰之原因，固由於西班牙王位繼承之爭執，但此乃近因，其實兩國之所以至此者，皆各有其不得不然之事情，一八〇六年，普國遭法帝拿破崙一世蹂躪，軍隊破滅，不能編成，普人因之大憤，其間，沙綸和斯特奮然而起，改革兵制，實施全國國民皆兵之主義，規定出陣兵由常備兵與後備兵編成，一八十五年僱武之後，即適用此項憲法，自一八一五年至一八六〇年之間，普國人口，非常增加，由一千萬人增至一千八百萬人，而徵兵之數，則每年相同，致人口與徵兵之比例，日漸減少，殆達最初之半數，及一八六一年，普王威廉即位，鑒於當時兵制，有改革之必要，遂決然加以改革。

威廉一世，本生於歐洲戰亂之中，嘗目擊普國宗教蹂躪於法軍鐵蹄之下，怨法之情，深入腦海，即位以來，常抱銳意圖強，努力訓練全體國民之意志，以統一德意志，懲挫法蘭西，而爭壩歐洲之大志，一八六三年，先與丹麥戰，大破之，一八六六年，更與奧戰，亦獲大勝，德意志聯邦，殆告統一，威廉一世之目的，亦略告達成，但其時，實際僅北德意志與普一致，不能謂南德意志亦完全可得而聯合也，加以，法國佔領來

因河左岸一帶，離間南北德意志之聯合，而防普國之目的，不先破法，則威廉一世所企望之德意志聯邦盟主，無由成功，此實普國之所以決心與法干戈相見，而覺悟於中者也。威廉一世，自即位之初，即已有此決心，今普國既受法政府之侮辱，威廉一世，固不待言，即普國人民，亦同樣惟有與法交戰之一途矣。

一方面，法帝拿破崙二世，見普國既勝丹麥，領有什列斯威與好斯敦二州，更與奧戰，又復大破奧軍，其勢益盛，於是，對於普國，時存妬心，聞普軍侵入奧國，即欲派兵助奧，且謂：「法奧合力攻普，必然勝利，戰勝普後，使來因河邊之地分離，亦屬事之當然。」乃俾士麥獨具慧眼，早知拿破崙之計謀，法將派兵赴奧，彼即致書拿破崙：謂「貴國若不助奧，普國戰勝之後，當割來因河上之地，以爲和好之報酬。」大政治家俾士麥之智力，雖拿破崙亦不能敵，拿破崙大喜俾士麥所言，決守局外中立，中止出兵，蓋彼之胸中，以爲普敗於奧，其勢當不能敵法，以法之軍隊，亦易佔領來因上流之地，普勝，則普既以其地許法，法國當然坐享報酬，無論普國勝負，於法均屬有利，况既知勝算在普，法可不費一兵，佔有目的之地，在拿破崙，實以爲天下妙事，無逾此者，彼一見俾士麥來書大喜，固亦事之當然，乃普既破奧，拿破崙遣使至普，請求分離來因上流之地，俾士麥傲然謂其使者曰：「貴國欲取其地，則請任意取之，吾不敢從貴國之命。」拿破崙聞之，憤火中燒，莫可如何，而怨恨普國之心，遂從此深刻於拿破崙之胸中矣，此又法國對普交戰之第一原因也。

其次，則拿破崙即位以來，大敗歐洲諸國，其勢力爲各國之冠，法國國運，隆盛將達極點，不意國民對於拿破崙之政治，漸生倦意，倡言自由，共和之論，漸漸盛爲塵上，騷騷擾擾，勢非激起革命不止，於是，

拿破崙欲使人民鬱結之氣，向外發洩，以杜內亂，乃借盧森堡問題，向普挑戰，此又法國與普干戈相見之第二原因也，今西班牙之王位問題，不過提早兩國開戰之機會耳。

普法之戰，自表面觀之，法國似爲主動，其實，法國不過妬忌普國漸次勃興，欲抑制普國，同時，欲使本國激昂之民心，向外發洩，故法與普戰，自始卽爲孤注一擲，居於最危險之地位，所謂不勝於外，則敗於內，胸中固無必勝之成算也，反之，普國則自始抱主動的主義，斷行兵制之改革，力謀兵備之完整，又復與俄締盟，定政略，積謀謨，蓄精銳者久之，至此，所有一切，一時齊發，其勢恰如雷擊電掣，不容一刻猶豫，故未戰之先，勝敗已決。

#### 戰前之普法兩國

兩國分裂之報，竟於十五日，飛呈葉姆斯避暑中之普王威廉，威廉接飛報後，卽由葉姆斯起程回柏林，過先王腓特烈之第二城，而將入王宮之際，市民熱烈歡呼，以迎王駕，王自車上，對此等民衆，一一答禮，徐入王宮，王子腓特烈查理士以下，大宰相俾士麥參謀總長毛奇等恭迎，卽於其夜，召開御前會議，翌日，發表勅令，同時，卽開始準備出兵。

一方面，法帝拿破崙，亦於巴黎郊外之森庫羅，召集羣臣，密議戰事，結果，遂於十四日，由首相古拉猛在國會中，發表法帝拿破崙之宣戰勅諭，同時，國會命令準備出兵，可決陸軍費五億佛郎，海軍費一千六百萬佛郎，國會議員，一同晉謁拿破崙，感謝其因爲維持法國國威，對普所採之行動，法國人民，知普法開戰，爲期不遠，皆欣欣然而有喜色，舉趾高而心不固，意氣揚揚，迥異常態，高唱藝術之詩人，又復詠唱戰

歌，以助工作職工之興趣，市中燈火，輝煌如晝，茶樓酒館，三五羣集，酣歌狂飲，旁若無人，街市之上，結隊遊行有之，高唱詩歌，得意揚揚者有之，奏樂跳舞，不勝欣喜者，亦莫不有之，置罵擾擾，舉國騷然。

一方面，普王威廉一世回柏林，柏林人民，即環立宮門之前，高唱德意志國歌，示其必勝之意氣，各地人民，更派代表至柏林，上書普王，大示全體國民之意氣，表明協力一致，以對外敵法國之決心，至此，威廉一世，遂於十九日，亦公布宣戰之詔勅。

當是時也，法普兩國，互相訐罵，各各以書飛遞歐洲諸國，宣傳敵人之罪，其中令歐人耳目爲之驚動者，普相俾士麥所謂一八六六年法國公使對普國政府提示之祕密條約草案之公布是也，該約草案之主旨，即所謂：「法國不阻礙普國統一德意志，同時，普國對於法之併吞比利時，亦不表示異議，」是也。俾士麥既發表此項草案，同時，又謂法國政府提倡此種條約，實非出於法國政府之真意，爲確證此項草案起見，更將當時法國公使白勒德齊親筆所書之草案攝影，送致各國政府，當時，白勒德齊力加辯駁，曾於其月二十九日巴黎印行之官報上，發表聲明，謂：「將比利時併吞於法之計畫，余敢言並非出自拿破崙帝之本心，實爲普國政府所勸誘，右列條約草案，實際，亦不過當時依照俾士麥所口授者，而筆之於書耳。」

當時，英國政府，爲謀歐洲和平，向普提議調停，普竟以在法國尙未首先承諾以前，不能同意爲辭，無意採納，同時，羅馬教皇皮由斯，親函普王，諭以調停之議，普王亦不聽從，普國望戰之心，恰如積水潰裂，任何勸告，終屬無效，於是，歐洲諸國，亦莫可如何，惟有一任普法之意志，而公告局外之中立，其中，

荷蘭比利時瑞士等三國，雖以地域上之關係，成爲兩國交戰之場所，亦在國境配備兵備，斷然嚴守中立。

如是，兩國皆排斥一切外來干涉，着着整其戰備，普王下令出兵，同時，發布防備要塞之命，令先防備沿來因河而位於國境內之要塞，所防備者，邁恩茲柯布楞茲却隆及威色爾等，其次，則在來因河上流而位於國境上之要塞古爾也爾斯海姆以下拉斯塔夫特要塞等，亦皆固其武備焉。

一方面，拿破崙一八七〇年七月十五日，甫下出兵之令，翌日，法國軍隊，即向國境進兵，當時，法軍之所以不能以柏林爲作戰之目標者，蓋以一八七〇年以前之柏林，不過北德聯邦之一首府，並非全德意志之首都故也。

因此，拿破崙之目的，在即時進軍，渡來因河，侵入南德，以遮斷其與北德之聯絡，而使巴威利亞、瓦敦堡、巴登、黑森四國，立於局外中立之地位，或附和法國。

當時，拿破崙以爲以三十萬大軍，迅速侵入南德，截斷南北德意，使南德之兵力，合併於法軍，則法軍勢力，即可優於北德之軍隊，更以丹麥奧地利二國，前與普戰，皆遭慘敗，勢必助法，以圖報仇，故拿破崙欲令法軍之一部隊，在丹麥上陸，以衝其背，即其後欲令守備次爾斯之一師在丹麥上陸之計畫是也，此外，拿破崙在意大利建國之際，曾予援助，意之得力於法，不爲不大，故當時拿破崙見意大利對普，亦無好感，料意當然助法一臂之力，以爲丹麥意大利奧地利諸國之軍隊，必皆助法以戰普，不意結果適與拿破崙之豫想相反，甚至南北德意志之兵力，猶且不能分割，天下事每出乎意外，豈盡人力所能致哉。

當時 拿破崙欲利用全國所有之鐵道，以運輸軍隊，依據鐵道線路敷布之形狀，選定兩處爲軍隊之集合



點，一爲斯特拉斯堡，一爲美茲，美茲附近之洛托林梗，有三條路線，由法國北部貫通其間，斯特拉斯堡，亦有一條路線，由法國南部通之，其中通洛托林梗方面之第一線，向齊翁比爾方面而行，第二線達美茲，第三線向南西而去，通亞爾薩斯方面之第四線，則達斯特拉斯堡，此線爲由法國南部連絡亞爾薩斯之路線，在法國南部及亞爾薩利之法國軍隊，則利用此鐵道，以集合於斯特拉斯堡，其中大部分，則集合於洛托林梗，除以上在國界集合之軍隊外，更令一部分之軍隊，集合沙龍，即拿破崙之計畫，擬以十萬兵集合斯特拉斯堡，十五萬兵集合美茲附近，其餘之五萬軍隊，則作豫備隊，集合於沙龍，而在美茲及斯特拉斯堡集合之軍隊，則合併於斯特拉斯堡北方，在卡爾斯盧揆渡來因河，侵入南德，乘北德援兵未到以前，擊破南德全軍，而集合沙龍之五萬豫備隊，則跟隨本軍，向東北前進，一面監視北德，一面掩護侵入南德之本軍左側，拿破崙此種策戰計畫，固屬周到，無如在實戰上，則大相懸殊，竟成畫餅。

一方面，普國之作戰計畫，一八六八年，已由毛奇元帥擬呈普王，此次作戰，即依照計畫而行，當時普軍之作戰計畫，大別爲二，即一則僅以北德之軍隊作戰，一則舉南、北、德意志之全軍以當法是也，毛奇亦作兩種之計畫，其作戰計畫之要旨，在追求敵之主力，不論何處，一與敵之主力相遇，即決行攻擊，同時，毛奇對於非依此種計畫之主義，結局不能獲勝一點，又復使德意志之軍隊，充分領會。

德意志軍隊作戰計畫之主戰既定，其次，則爲德意志軍隊之集合點，僅以南德之軍隊防護南德，則以來因河爲防禦線，最爲適當，蓋來因河右岸，有休瓦查爾德山脈，敵軍侵入南德，非越過該山脈不可，故軍隊集合於山脈背後，以防法軍，最爲適當也，其次，僅以北德之軍隊，防護北德，則以憑藉下來因河防禦法軍

爲得計，蓋下來因河，不特對於柏林爲適當之防禦地，且其間雖有多數大河，而以來因河之位置距敵最近故也。

將近開戰之前，威廉一世召集德意志之諸侯及代表於柏林，會議作戰計畫，毛奇在會議席上，謂南德之軍隊曰：若南德軍隊，在休瓦查爾德山防禦法軍，則無論地形如何，北德軍隊，決不能即時赴援」云。拿破崙之所以欲首先侵入南德遮斷南、北、德意志之軍隊者，亦有鑒於此也，毛奇又謂：「德意志軍隊，若集合凡爾茲，則巴黎必陷於危，法國軍隊，必不棄巴黎而侵入德意志矣」。蓋凡爾茲雖柏林雖然甚遠，而距巴黎則近故也，德意志軍隊決採此策後，毛奇遂併南北德意志之軍隊，而集合之於凡爾茲，即來因河與其支流摩塞爾河之間，毛奇又以爲法軍決不以主力，取道海上，來襲德意志之北海岸，亦決不由美茲，向東北進入德意志。故推測首先與法軍相遇之地點爲巴塞爾與盧森堡一帶。

普法戰况

最初，拿破崙擬由美茲，經薩爾布留肯前進，嗣以法軍軍長奏稱，到底不能由該地進行，拿破崙遂從其言，中止一切進行，及八月二日，法之第二軍，畢竟向薩爾布留肯開始進兵，第三軍亦向佛約爾庫林梗，派出偵察隊，第四軍亦向薩爾雷派出偵察隊，而第五軍則派偵察隊至薩爾克敏德以外之地，極力偵察敵軍之動靜。

一方面，德意志軍不過配置少數部隊於薩爾河畔，配置騎兵一團於茲歪布留肯，步兵一營，騎兵三連，於薩爾布留肯，又於佛約爾庫林梗配置步兵一營與騎兵一連而外，不過在遠隔波雷後方之地，配置若干騎兵

連而已。

於是，法軍乃向薩爾布留肯之德意志步兵一營，騎兵三連，開始攻擊，拿破崙亦與王子同在攻擊軍中，法將伏羅沙爾午前進至薩爾大戰，普軍亦對之大事砲擊，激戰數小時，普軍以寡不敵衆，遂向拉休凡爾退却，法軍追至薩爾布留肯之橋邊，不敢窮追，普軍遂得連同負傷者一併統率向規亨巴斯退去。

此外，法國第三軍之偵察隊，則向佛約爾庫林克進軍，向該地之普軍，開始攻擊，第四、第五兩軍之偵察隊，則未與普軍遭遇，無功而還，不過法國軍隊，二日夜，已攻略薩爾布留肯，先占最初之勝利，只以何時受普軍逆襲，殊難預料，五日夜間以前，依然配置與從前同樣之兵力，以任守備。

果然，普軍竟下行軍令，以第三軍攻擊法軍，此歪森堡之激戰，實普法最初之大戰也，當時，普國王子之企圖，在略取歪森堡與洛特爾堡，故以普之第四軍，立於第一線，向洛特爾進兵，其他之一軍，位置於第二線，巴威利亞之第四師，則担任略取歪森堡之任務，其第二軍之殘部，四日午前四時，向鄂特爾巴哈行進，守備第四師之背後，在鄂特爾巴哈露營，此外，第五軍則向卡朴斯歪黑爾前進，以前衛經鄂庫灰塞爾與桑特列米，向洛特爾推進，巴登瓦敦堡之混成軍，則向桑達堡張布陣營，以爲佔領該地之準備。

一方面，與此等普軍對抗之法軍，則由法將馬庫莽總指揮，配置步兵一師，騎兵一旅於歪森堡，以法國將官資衛任指揮，此等駐紮歪森堡之法國軍隊，完全陷於孤立狀態，不能得到其他軍隊之應援，該師以所轄之營，守備該地，無如該地市街，雖有城壕、城壁、以及易於撤去之橋梁，但不能以大砲砲擊敵軍。

四日晨，普軍開始進兵，當時，因前夜以來，大雨滂沱，道路溼泥，森林中尤甚，諸兵大感困難，是日

微雨不止，氣候大涼，海葉爾之第四師，由本道前進，到達歪森堡後，午前九時，即首先開戰於休歪梗，砲隊即進至該地南方，向歪森堡開始猛攻。

先是，據法將傅輔向馬庫莽上將報告，以普軍專集合於凡爾茲，決率該部，由亞爾薩斯、向比茲齊進兵，此要不外集中力量，以當普軍之意也。

是日午前五時半，法軍之一支隊，奉命出發偵察敵情，亦無所得，法軍據其報稱，不見敵蹤，大為安心，迨將早餐，砲聲轟然一響，衆皆大驚，當即着手準備戰鬥，此巴威利亞之砲兵連，在休歪梗之南方高地，佔領陣地，向歪森堡，開始砲擊也。

法將資衛、即命拍隆、率第一亞爾塞利兵團，及砲兵第一連，佔領市街東南之車站，更率其他之步兵旅及蜂巢砲加農砲兵各一連，佔領休羅斯與皆斯白爾錫之高地。

一方面，巴威利亞之第四師，在休歪梗開始砲擊後，中途察知獨力佔領之不可能，遂在休歪梗東方之高地，佔領陣地，以待第五軍之到來，一方面，配置於白爾令波隆之支隊，則經波奔塔爾、向歪森堡進兵，由兩方面，夾攻歪森堡，此欲分第五軍前衛爲二隊，使其經洛特爾前進故也。

一方面，第十軍，午前八時半，位置於洛特爾巴巴謬勒之近傍，派其前衛至休來塔爾、及歪森堡方向，砲聲頻發，即向該方面進兵，除留一小部隊之兵於休來塔爾、警備該地外，本隊前進，在鄂庫灰塞爾、與第五軍會合，於是，更與該軍計畫作戰，結果決經尼德瓦爾，突擊法軍右翼，時爲午前十時三十分，先鋒連已達沙托佐姆，開始射擊，是時，經桑特托列米前進中之第五軍部隊，亦向該地車站，開始攻擊，該軍軍長，

則命本隊先頭之一旅，佔領亞屯斯達特之陣地。

第五及第十一兩軍之前衛既開戰，於是，巴威利亞之第四師亦前進，一舉開始攻擊歪森堡，不易略取，反之，第五軍之前衛，則經亞屯斯達特，更行前進，略取車站，此外，第十一軍之先頭，向普斯白爾錫城推進，第五軍之本隊，更經亞屯斯達特進兵，大加攻擊，法軍三面受敵，大陷苦戰。

法將資衛，十時左右，視察戰况歸來，即擬退却，惟向南退却，頗爲困難，尤其是右翼，非以非常之力當之不可，於是，將官白爾錫、因令亞爾塞利散兵團之第六營，由郎多門退至車站，竟至陷於非應援散兵線不可之困境，雖遵師長之命，徐徐着手退却之準備，無如普軍砲擊頻頻，即退却亦不易實施矣，適派赴師長處求援之參謀歸來，據報豈特援兵無望，師長且中流彈陣亡，法將大爲失望。

一方面，普軍於法軍略取車站之際，更行前進，四面夾攻法國駐屯歪森堡之守備隊，該隊大與普軍肉搏，結局不敵，至午後一時三十分，普軍一舉總攻，逼近城門，擊破門柱，守備隊五百餘人，遂降於普軍，普斯白爾錫城之戰，殆亦同解決，蓋普軍在普斯白爾錫之苦戰，亦與歪森堡之戰無異，死傷續出，其數甚夥，法軍砲擊猛烈，壁壘堅固，普軍實莫可如何，不易佔領，於是，普軍乃組織決死隊，以大砲進至法軍陣地近處，開始砲擊，到底是決死之德意志砲手，其勢猛烈，敵莫敢當，法軍雖盡力奮戰，無如援兵無望，彈丸漸盡，至午後二時，遂投降普軍。

法將馬庫莽、接到此次戰敗之報，即決定舉全部軍隊，集合於來錫斯霍亨，四日夕刻，該軍佔領陣地於威爾特，在該地集合敗兵，如是，普法最初之激戰，可惜法軍竟告敗北矣。

於是，法軍大本營，決定守戰，令鄂黑耶爾薩斯之第七軍及第五軍，隸屬馬庫莽之麾下，更以巴振率第二、第三、第四各軍，担任防守，以近衛軍及布陣於沙龍近傍之第六軍與預備騎兵等，歸法帝拿破崙統轄。

一方面，普軍大本營中，因普國王子，未充分明瞭馬庫莽軍隊之配置法，擬向西南取正面之方向前進，由騎兵師偵察哈基落及來錫斯霍亨方面，巴威利亞之二軍，則向倫巴哈進兵，在普軍之意，本欲於七日夕刻，集合軍隊於右翼，故六日即令第十一軍，向霍休羅前進，而以其前哨，配置於伊斯特特方向。

一方面，法軍亦配置諸兵，努力防戰，期無遺憾，六日午前七時，普軍前衛司令，命砲兵一連前進，充任攻擊偵察，更以步兵一連，攻擊威爾特，法軍在威爾特雖無所防戰，但普軍一至該市西方，即為法軍所阻，法軍砲兵四連，突出於該處高地，猛攻普軍，普軍前衛司令，竟至不得已命全軍退却，其時，法軍步兵隊中若干步兵連，更向該普軍之右翼，猛烈襲擊梗斯塔特，大破普軍，其後，法軍步兵隊，又復進攻普軍之後衛部隊，砲擊普軍守備中之布爾休勒，燒其陣地，是時，駐紮倫巴哈之巴威利亞第二軍，因威爾特方向，砲聲頻繁，即令軍隊，向該地前進，其軍隊到時，戰鬥既已告終矣。

當時，巴威利亞之第四師，向法軍左翼砲擊，欲大破法軍，只以其地多森林，砲擊殊不自由，未能奏厥膚功，至午前十時左右，戰鬥漸趨激烈，兩軍奮鬥決戰，一進一退，當此之時，第五軍之參謀長，在前衛陣地，與第十師師長，互相決定作戰計畫，為向法軍陣地砲擊起見，決以全砲兵隊，配置各處，更令第五軍整其軍備，待軍長命令一下，即大舉攻擊，時普軍最高司令部，設在卓爾茲，王子欲明悉戰地情況，派參謀將校赴第五軍，今據復命，得知該軍計畫，全軍大舉攻擊，王子即命令第五軍軍長，告以不可攻擊，無如其時

，兩軍戰鬥既酣，第五軍軍長，亦不能無故中止戰鬥，同時，巴威利亞之第二軍，亦奉到同樣之命令，遂遵照命令，暫時退至郎肯卓爾巴哈，繼而更向倫巴哈退却，反之，第五軍則恐敵軍乘機猛襲，遂違背王子之命，向巴威利亞之第二軍及駐梗斯塔特之第十一軍求援，時第二軍軍長，因既違王子之命，中止戰鬥退却，遂以整頓軍隊後赴援復之，至於第十一軍，則正值戰鬥中途，無法赴援。

法軍守備威爾特益力，布陣於該市南方草叢中，努力奮鬥，攻擊普軍，其勢猛烈異常，普軍大為苦戰，靜待援兵，而援兵亦不易到來。

一方面，普國第十一軍之前衛，雖已進入與奴怕巴哈相對之森林，但法軍集全力攻擊，破其前衛，遂奉命退至佐耶爾，於是，第十一軍之司令官，乃令所轄之師及該軍之砲兵隊前進，至正午，守備梗斯塔特之高地，由該地向法軍砲擊，卒使法軍中止射擊，至是，普國王子，遂斷然決意親自出馬指揮，命巴威利亞之第一軍，以一師，由第五軍之右翼，攻擊法軍。

一方面，第十一軍攻擊法軍右翼，其前衛之旅，不利退却後，更以第二十二師之一部，向亞朴列錫提灰塞爾和夫進兵，以其殘部，經鳩爾倫巴哈、向摩斯布隆進兵，以攻法軍右翼。

法軍破普國第十一軍之前衛後，更欲進佔梗斯塔特及佐耶爾河之橋梁，其目的卒不能達，當是時也，普之第二十二師，雖與法軍大戰，結局亦陷於苦戰，備嘗辛苦，始得攀登亞朴列錫提灰塞爾和夫之高地，守備鄂斯布隆，其後，過鄂斯布隆，更向前面高地，攻擊法軍之際，得第二十一師加入，勢力大振。

法軍屢次由其右翼，反攻普軍，一次，向亞朴列錫提灰塞爾和夫方面，以其騎兵旅，襲擊由摩斯布隆前

進之普軍，普軍砲擊之位置，非常良好，由該處射擊法軍，法軍騎兵，損失過半，其殘餘之騎兵，與普軍步兵，背道而進，迂回摩斯布隆之後方，欲與其友軍會合，普軍第二十二師之騎兵團，暗中布陣於摩斯布隆之後方，由側面襲擊迂回而來之法軍騎兵，法軍騎兵，不料為敵所乘，遂遭慘敗，全軍覆沒。

此外，一方面，在先頭前進之數營普軍，則惡戰苦鬥，卒棄亞朴列錫提灰塞爾和夫而退却，時，法軍之攻擊戰，猶在普國砲兵射程之內，於是，第二線之數營普軍，乃進而略取尼德茲爾，位置於摩斯布隆之左翼旅，亦向前推進，因之，第二十二師，遂成為第一線，而援助第五軍之苦戰，第五軍亦大為得力，向前推進，向威爾特西方法軍守備之山嶺，實施攻擊，卒略取其突出部。

普國第十一軍之步兵，更向亞爾薩斯好森攻擊，其砲兵隊，亦參加猛攻，遂驅逐法軍，略取亞爾薩斯好森。

於是，法軍欲試行最後之突擊，配置數萬預備兵於伏羅休威列爾，更配置騎兵旅於其南方，以此等軍隊，一舉而向亞爾薩斯好森，開始攻擊，結果，騎兵旅大敗而退，其他諸兵，努力奮鬥，亦陷於苦戰，損失士兵甚夥，不過幸得固守其地，未告陷落，當時，法軍右翼，雖然失敗，其左翼及伏羅休威列爾之守兵，則奮戰固守，不易屈服，十二時，巴威利亞之第一師，向該守兵之右翼突擊，瓦敦堡之第一旅，亦於三時至四時之間，加入普之攻擊軍，由四面砲擊伏羅休威列爾，法軍奮鬥力戰，卒以四面受敵，氣窮力絕，乃向來錫斯霍亨退却，巴威利亞之第三師，更向來錫斯霍亨追擊，巴威利亞之第一師，亦由左翼追擊，法軍不能敵，卒敗於普。



此次激戰，普軍俘虜法軍官兵，約五千餘人，略取鷲旗一面，軍旗四面，大砲三十五門，傷亡人數，普軍約一萬餘人，法軍約四千餘人，普軍既勝，王子由戰場電普京柏林，向王后報捷，大爲得意。

### 洛林激戰

法軍自馬庫莽一敗，於亞爾薩斯之伏羅休威列爾，再敗於伏羅茲薩爾與洛林交界之斯皮克隆以後，士氣大沮，法帝拿破崙，變更攻勢主義，令向美茲退却，更欲令其軍隊退至沙龍，至九日，恐法國帝室因此沒落，遂決心中止退却，留第二、第三兩軍及近衛軍於美茲，一任巴振統率，十三日，更以統帥權，讓諸巴振，拿破崙以統帥權讓於巴振後，同時，欲與其大本營一同出發，惟作戰以來，既無一次勝利，欲歸巴黎，又恐人心騷亂，彼亦決心中止回京，駐在美茲，嗣又變更策略，決心再向比烏耶爾基榮退兵，是時，法軍將由摩塞爾河之右岸，渡至左岸，而波爾尼之大戰，又忽然發生矣。

蓋十四日，法軍將渡摩塞爾河，向耶烏爾基榮退却之際，普之第一軍，出其近傍，而監視之，第二軍在捧湯鍾渡河，第三軍向休爾特河前進，此等普軍，既已佔領巴斯亞爾薩斯及伏洛林之一部，更集合後備兵與戍兵於該地，以圍法軍之諸城。

於是，法軍不得已，亦與普軍大戰，首先集合軍隊於柯隆白之凹地，向東跨薩爾布留肯與薩爾雷之兩道，分其四師爲二線，由古利吉配置迄古比龍，第四軍則在洛利耶爾北方，向桑鳩利安之堡壘退却後，更於美茲北方，渡摩塞爾河，是日夕刻四時左右，也依之陣地，僅有一師人。

一方面，普之第一軍，駐紮尼德河畔，其前哨由薩爾雷道前進，到達列通黑桑怕爾布之港，第七軍亦在